

老屋·小路

金春妙

那天,带学生去位于老家的文化创意学校实践。正是草木葳蕤的季节,蜻蜓低飞,苦楝树的果实掉进水里,叮咚作响。我指着创意学校那一方枯竭的池塘对同事描述,这方池塘曾开满了婷婷立立的荷花,诱惑得我每当经过这条路给在田里劳作的父亲送点心,总是一再逗留,迈不开脚。那时候,还没有这所学校,父亲就在池塘不远处的水田劳作。我站在原来的地方,回望我的家,房子的轮廓依稀可见,不见当年的炊烟袅袅。

我忍不住走到老屋跟前,推开那扇咿呀作响的木门,一年轻女子抱着孩子从木梯上下来,警惕地看着我。我语无伦次,竟不知如何解释我是房东女儿,曾是此屋小主人,只好讪笑着退出来,望着屋后小河发呆。这条河是我成长的摇篮,我曾经差点淹死在这条河流,又在这条河流度过欢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,会一口气潜水到对岸,又会站在桥上高空跳水,会仰躺在河面数云朵,又会拉住过往船只随波逐流一程,直至船夫作势要打我们,才哄笑着游开了去。记忆中的荷花开遍了河流。

有时看书,突然会想起从前小路,弯弯曲曲的田埂,不是开满油菜花就是开满紫云英。冒着炊烟的村舍,蟋

在稻草堆里晒太阳的土狗。我沿着河边小岸,在堂姐的护送下给居住在大池头的外婆送节。半路走累了,堂姐教我画公鸡口诀:两分钱,肚吃饱,踩三朵梅花,尾巴翘起来。随着口诀,地上浮现出栩栩如生的花翎公鸡,似乎要冲天打鸣。现在每当开车经过当年画公鸡的地方,都冲动着想下车再画一只。

外婆对我可真好,吃点心时,粉干底下总是卧着两个荷包蛋。吃完点

心,外婆总趁四周无人,变魔术似掏出一把糖果,往我手里塞,并且神秘地对我说:不要让表哥表姐看见了,外婆只对你最好。我一直深信外婆是最宠我的,长大后,表姐妹说起外婆都曾对他们说过此类的话,才知道都上了外婆的当。但有什么关系呢?记忆中的外婆是最好的人,她会趁周末来林垟时给我洗澡。阳光下,我站在门头角的木盆里,外婆给我搓着夹肢窝的污垢,我痒得笑出了泪花



难忘的讲座

郑育友



上周,惊闻台湾著名的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走了,不禁想起2010年1月12日下午,在温州龙湾,我曾听过余先中先生做了题为《艺术经验的转化》的专题讲座。那一幕幕动人的情景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前。

那年,余光中先生虽已83岁高龄,但

他精神很好。他在说诗时,不时会手舞之,口诵之,听众们称他的讲座为余式特有的讲座。

余光中先生演讲“艺术经验的转化”将别人的画成为我的诗”时,将事先准备好的演示文稿,把世界著名画家凡高的名作《向日葵》《星光夜》、《荷兰吊桥》等以及他根据这些画意创作的诗,一起投影在大屏幕上。先生说诗劲头可大了。他信步走到台当中,左手握着话筒,右手指着诗画,手舞之,头摇之,似古代诗人兴致勃勃地吟诵着自己的诗。他这种幽默风趣的演讲,让听众的心灵融入他的诗意中,赢得阵阵掌声。

先生的演讲告诉读者:其艺术生命长青的奥妙之一就在于灵感的来源。由此,他的演讲给我的启发是:认识到文学、艺术、音乐、雕塑、建筑之间都可互通转化,所以说创作源泉是无限广阔的。

会后,听众们涌向讲台前,纷纷请先生签名留念,我也随着人群挤向台前,将事先选购的一本《余光中作品精选》奉上。先生认真地签下大名:余光中2010.1.12。这一珍贵的签名本,我至今将它珍藏在自己求知斋书房里。

返程路上,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这位夕阳下,晚照里,斜晖时的乡愁诗人。那余情未了、动人心弦的讲座印象。

时隔7年,这位乡愁诗人带着乡愁,驾鹤西去了,却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怀念!

罗中记忆

周微燕

都说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,学校也是这样。本来的老面孔,被越来越多的新面孔代替,蓦然觉得原先的亲切感淡了许多。对学校,就如两个许久不见的人,再见面时竟生疏了很多,心里莫名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潜滋暗长。

不知哪一天,不知谁突发奇想建一个群,群名就叫“罗中记忆”。不知为何,一见群名,就喜欢上这个群。看看群友,都是那些年曾在罗凤中学任教过的,有的已调离,有的已改行,还有的依然坚守,也是颇多感慨。

只是担心,这个群会像其他一些群一样,除拉票那几天热闹异常,过不了几天就寂静无语失去存在感。或者就是一时兴起的,终究归于沉寂。

殊不知,第二天,就有人发上至少20年前的照片,马上引来众人围观,顺带阵阵感慨。更多是在问:盖是涅槃木(这是谁)?

顿时,群里热闹起来。你一言,我一语,大家纷纷在记忆中寻找故人模样。见大家猜得起劲,一位教数学的同事,即时赋诗一句:最爱枫林晚,红装只遮春(隐含一同事名“爱春”)。大家赞叹之余纷纷劝导:这么有才情,教数学真是浪费了,赶紧改行教语文吧。

不行!那我们的饭碗岂不岌岌可危!语文老师马上“严正抗议”。

群内外充满了快活的气氛。

一时间,这个群的人数无限壮大。在罗凤中学待过的,纷纷被曾经的同事邀约进群里。大家还不忘互相

提醒:一有曾经的同事的联系方式,一定记得拉他(她)进群。

不时,又一同事发上照片。20多年前一起游黄山的、逛西湖的。虽然照片发黄,甚至局部已模糊不清,依然不能阻止大家一起怀旧。大多时候,还是能准确叫出照片上人的名字。每一张照片,都能牵出一个、两个,甚至三四个至今难忘的故事。

这个时候,群里的对话往往变成了故事接龙。大家你来我往,围绕着照片,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。

最有意思的是孙老师上传的一张据说在学校后面的橘子园拍的照片,距今已过30多个年头。照片上的五个“后生”,一律“爆炸式”头发,摆着各

种姿势,估计是那个年代最流行也最潇洒的pose了。

照片一出,马上有人给出评价:风流倜傥!

再一问,这些人现在都在各个单位担任要职。不由感叹:真是青春年少,少年英雄啊!

最妙的是群里有一对夫妻,也爱凑热闹,你一言我一语地接话。本来最平常不过话语,感慨一下,怀怀旧,可还是会被调皮的同事冠以“夫唱妇随,真受不了你们”的“罪名”。

对此,他们除“呵呵”或是给个笑脸,并无他话。不由让人感叹:这才是真正的同事,说话不用打草稿,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就是那么率真、随性!



带父亲看牙医

金洁

一个双休日,我去老家看父亲。吃中饭时,父亲说起自己有颗牙齿不时疼痛,我决定带他去看牙医。过了几天,父亲一大早从湖岭老家过来了。

到了医院,经检查发现,父亲上颌右侧那颗多年前镶的磨牙已完全坏掉,需拔掉重新镶上。可医生说,那是用不锈钢材料套着旁边两颗前磨牙的,想要卸下非常费时费力,这一操作,上午预约的其他患者都没时间看了,所以建议我们下周五再去。而我嫌多跑一次医院麻烦,便央求医生,等他看完其他患者再给父亲诊治,医生勉强答应了。过了好一会儿,或许是医生看后面还有很多病人在排队等候,便叫同诊室另一位年轻医生先把父亲牙套卸下来。原本我是冲着这位据说医术高明的医生来的,这会儿换成别的医生,说真的我心里有点不踏实,可又不好意思拒绝。

诚惶诚恐中,怕什么来什么了!那颗病磨牙是卸下来了,可同时因操作失误把其中一整颗“年富力强的前磨牙给崩掉了!我的情绪低落至极点!那一刻,我无意怪罪医生,只想狠狠扇自己一个耳光。满怀自责和郁闷,我带着父亲离开医院。

当天下午,父亲回去了。没想到第二天早上,父亲就打来电话,说立马要去把牙齿镶上。出什么情况了?医生说一个月后才能进行后续治疗的。我疑惑不解。父亲说吃饭时牙龈被硌得生疼,简直无法忍受。父亲一贯吃苦耐劳,一般疼痛不适根本不在话下。于是,我二话不说,命令父亲马上过来,并联系一位私人牙科医生。

看了牙医,原来罪魁祸首是卸掉牙套后

的另一个前磨牙,因表面凹凸不平,吃饭咀嚼时反复触碰,已致父亲右下侧软腭血肉模糊。而这个前磨牙已严重松动,于是把它拔掉,至于镶牙那是后话。

走出牙科诊所,我挽起父亲的手,慢步走在曾经繁华的老城一隅。温暖的冬日阳光照在父亲斑白的头发上,我忽然想起小时候,有一次父亲带我到瑞安买东西,就在这条街上,父亲一手挑着担子,一手牵着我,那场景温馨而难忘。如今,时过境迁,父亲已垂垂老去,我们又一次牵手走在这条熟悉的街上,只是这次,是我搀扶着年迈的父亲。不知道上苍还能赋予我们父女多少年这样的温情搀扶呢?



“平安瑞安建设”系列公益广告

强化红线意识

促进安全生产

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
中共瑞安市委平安办 宣
瑞安日报社